

大咖观察

止庵小说作品首次结集出版 火里逃生的《喜剧作家》



在文学这一个领域，我最佩服人类的几种能力，即克制力、穿透力和想象力，其中无论哪一方面得到超常发挥，我都认为是文学的最大成就。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止庵

因写《周作人传》、编《张爱玲全集》而为公众熟知的著名传记与随笔作家止庵，近日出版了首部短篇小说集。止庵年轻时写过不少小说，因“悔其少作”，后来大都烧掉了。也许是年纪渐长，他对自己年轻时候的作品有了更多的宽容，于是从当年幸存的手稿中挑出五篇出来，结集出版。因其无意给时代写注脚，“置身于历史之外的创作”的文学观念，使得这些写于1980年代的旧作，至今读来仍觉新鲜。

现代快报记者 陈曦

遇见卡夫卡后 停止了小说和诗歌创作

止庵曾经自评：“平生买书第一，读书第二，编书第三，写书第四。”写书排在最末位。

他曾算过这样一笔账：花这么多时间来写作，而不去读别人的书，这事是不是值得？还有，别人读你的书而不读别人的书，这个值不值得？

这种自矜源于卡夫卡。卡夫卡临死之际曾经要求朋友把他写的东西一点不剩地全部焚毁。止庵在三十岁的时候，烧掉了所有二十岁前写的小说。因为他遇到了卡夫卡。

阅读卡夫卡造成了止庵思想上的震荡。他突然明白，关于二十世纪的境遇，人的孤独与来自世界的威胁，这个人已经写到了尽头。他把卡夫卡称作“我们这个时代的感受的先知”，“我们穷尽一生只是走向了卡夫卡。”

于是，那一年止庵决定停止小说和诗歌创作。也是在那前后，崔健的《一无所有》唱响了大江南北，诗人西川、欧阳江河提出“知识分子写作”，格非创作了《迷舟》，苏童完成了《一九三四年的逃亡》。

是否觉得遗憾？进一步讲，人生是不是一定要创造？止庵的研究对象周作人说过，“目下在想取而不给。”这句话止庵读后很有感触。他花一生的时间去读书，这样的人生未必就是失败的，“阅读会使一个人的世界变得没有疆域”。

当年写的东西，停笔之后二十年再也没有看过。还是母亲在替他编“三十年集”时提起，你不是写过不少小说吗？他这才从寄放在人家地下室的纸箱里找出来，不管是当年发表的刊物，还是手稿，纸张都已经泛黄了。

曾经“悔其少作”，而烧毁了二十岁之前的作品。但还有一句老话叫“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这也就是止庵将自己过去写的小说重新编选出版的缘由。他在后记中说：“其实我出别的书，又何尝不是如此。即使是正在写的，未必没有一个‘非’字在未来等着。”

一部戏剧化的小说 一部小说化的戏剧理论

找出来的旧作共十多篇，止庵觉得没必要出“全编”，只挑出五篇。有四篇发表过，这回都依手稿恢复了原貌。

五篇小说，手法各有千秋。开

篇的《姐妹俩》，带着上世纪80年代的潮潮湿气扑面而来，写的是一对姐妹花的命运，姐姐在文革中检举了父亲，一生背负着沉重的枷锁，妹妹通过嫁人过上了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墨西哥城之夜》写一个牙医纠结于情人和妻子之间的辗转反侧。而《走向》原计划是部长篇，但仅仅开了个头，就戛然而止了。

最意味的是与小说集同名的中篇小说《喜剧作家》。剧作家林荫在一次朋友聚会上，与三十五年前的恋人佩文重逢。“三十五年前的爱情三十五年前的遗憾三十五年的错误三十五年的痛苦”涌上心头，剧情由此展开：林荫的女儿大龄未嫁，佩文的儿子忠厚朴实，这对老情人打算把子女撮合到一起，谁知这只是另一个错误的开始。女儿婚礼当天，她发现自己并不爱父亲老友的儿子，但已无可挽回。与此同时，林荫的儿子、搞文学理论研究的卜生却在妹妹婚礼上对妹妹的妹妹、也就是佩文的女儿一见钟情。卜生是知识分子，爱人是名工人，当初因为有了孩子仓促结合……

剧情并不复杂，但其叙事手法极具先锋性和实验意味。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一部戏剧化的小说，甚至是一部小说化的戏剧理论。小说是单一的叙事视角，这个视角就是男主人公林荫，整篇都是这位剧作家的絮絮叨叨，所有与他发生关联的人物都是他人戏的角色，飘过耳边的话会变成他反复揣摩的台词，激烈的内心冲突如同剧本中的大段独白。他生活着，又时时刻刻跳脱开去思索、旁观。他的生活成了他的剧本。

《世上的盐》，写的是一场浪漫的海边邂逅。全无情节意味，是一篇高度诗化的小说。安排在集子的最后，或许代表着作者本人的审美趣味。篇末引用《圣经》里



《喜剧作家》
止庵 著
中信出版集团
2017年2月

的话来点题：“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是失了味，怎么叫它再咸呢？”这让人不禁思忖，盐到底是什么含义？是欲望、激情、爱，是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如果将其“译”成中文，或许就是“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吧。

置身于历史之外的 创作和幻想

尽管这些小说写于上世纪80年代，至今读来却仍觉新鲜，因为作者无意为时代注脚。而对于小说中的这些人的境遇和无所适从，我们并不陌生。

书的腰封上赫然印着“重温1980年代，选择与迷惘，幻想与失去”。和怀旧挂钩，这或许只是出版方的宣传策略，因为人们习惯赋予1980年代太多诗意的想象——那是从荒诞中突围的时代，一个用一台海鸥DF-1就可以摞倒一个姑娘的时代，一个谈论尼采、昆德拉、托洛斯基、索尔仁尼琴都稀松平常的时代，苦闷、沉默、死亡、自由等诗性命题充满着年轻人的生活……但是，当你看完整本书，你会发现，你并不能从这些小说中打捞到这些关于1980年代的回忆，有的只是永恒不变的人的处境与挣扎。

在小说集子的卷首，止庵添加了一句题词，录自马克·斯洛宁著《苏维埃俄罗斯文学》关于茨维塔耶娃的一节，那里说：“她置身于历史之外生活，幻想和创作；她也意识到这一点，有一次说道：‘我与我的世纪失之交臂’。”止庵也想借来概括他笔下的那些人物。

正如他在《喜剧作家》中借主人公林荫之口表达他的文学观：“文学的作用不是清道夫的作用：道路清了，作品的生命也就完了。写点永恒的东西，不必给时代写注脚，不必跟在生活的现象后边跑。文学的时代性，在于写出人在时代中的境遇，而不是描写社会问题。不是挖掘人的问题的社会因素，而是挖掘社会问题的人的因素，社会问题是短暂的，人的问题是永恒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止庵的文学创作忠实地执行着他的文学观念。

止庵说，“我记忆中的那个年代，像黑白照片一样，没有颜色。”他又说，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寻找什么，同时也清楚地知道他寻找不到。但我们知道，在那个时代停止了小说和诗歌创作的止庵，是令人遗憾的，这对读者而言，是真的失去了什么。



《我的辩词与梦想》
张思之
法律出版社
2016年10月

被称为“中国律师界的良心”的张思之，曾担任“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律师辩护组组长，在上世纪90年代后代理了如“南方周末系列名誉侵权案”等一批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案件。在很多必输的案件中，他秉承法律与正义的信念，案件虽败，却维护了律师的声誉。今年法律出版社重版了张思之律师的姐妹篇《我们律师》《我的辩词与梦想》。前者收录了张思之对律师行业、社会问题等撰写的杂文，后者则收录了“黑铁时代发出的黄金般的辩词”。

私人书单



阅读 通向自由之路

荐书人 王召远 公务员



《如何阅读一本书》
[美]莫提默·J·艾德勒
查尔斯·范多伦
商务印书馆 2004年1月

阅读一般分做三种目的：娱乐消遣、获取资讯、增进理解力。只有最后一种目的的阅读能帮助阅读者增长心智，不断成长。该书论述了如何通过阅读增进理解力，它将阅读分做四个层次基础阅读、检视阅读、分析阅读、主题阅读。总而言之，阅读是一门需要经过训练的技艺，并不仅仅是识字就可以称为读书人，而我们当中的大部分人还不具备这项技艺。有趣的是，书中还推荐了一系列的经典名著，可算是书单中的书单了。文化是从奴隶制度通向自由的必由之路。世上有各种各样的奴隶制度和自由，但是读书永远是寻求自由的道路。



《魔鬼出没的世界》
[美]卡尔·萨根
海南出版社 2015年6月

卡尔·萨根不仅是一名杰出的天文学家，更是一位功勋卓著的科普大师。《魔鬼出没的世界》是其临终前最后一部作品，凝结着倾其一生搜集的丰富资料和他关于迷信、骗局与科学的思考。在这本书中作者以丰富的知识，严密的逻辑，冷静的笔触，驳斥了“外星人绑架事件”、月球上的“人脸”等骗局，探讨了科学与伪科学、反科学的关系，误用科学的危险，鉴别谎言的方式，以及如何建立科学的思维方法。这同时是一本有趣的书，列举了大量真实而荒诞的实例，绝不乏味，令人发笑，更令人忧伤。最后他写道，“与其咒骂魔鬼的黑暗，不如点亮一支科学的蜡烛。祝愿我们的世界摆脱恶魔的纠缠，充满阳光。”

栏目主持:雨默

新书推荐



《冰雪纪行》
[德]沃纳·赫尔佐格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6年7月

德国导演兼作家赫尔佐格的私密文字记录《冰雪纪行》：赫尔佐格的慕尼黑-巴黎日记。1974年，天寒地冻的冬天，赫尔佐格得知电影界前辈洛特·艾斯纳在巴黎病危。放下电话，他从家乡慕尼黑徒步前往巴黎。赫尔佐格的作品大多以狂热、孤独的狂想者为主人公，强调人力与天意的对抗，很多作品有寓言性质。阅读这本小书，将串联起我们观赏赫尔佐格电影的经验。透过这段徒步之旅，可以通过文字见证大师影像的生成过程。